

艺术漫 步

暖心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

这部“含盟量”满满的沪剧《同舟》首演获好评

一把锁锁住相邻小区的通道，一堵墙隔断居民正常的交往。这锁，开还是不开？这墙，拆还是不拆？正在讨论如何修改《反家暴法》，一位高中生来求助——因母亲对外婆采用冷暴力，导致外婆万念俱灰。这算家暴吗？老年人受保护吗？本为民生所想建立爱心食堂，但在选择承包商的过程中，又要面临种种利益诱惑的考验……

民盟长宁沪剧团支部以中青年实力演员组成最佳创作团队，经过近 2 年的酝酿、近 2 个月紧锣密鼓的创排，聚焦基层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创沪剧大戏《同舟》，于 3 月 23 日在虹桥艺术中心剧院首演，赢得了观众们阵阵喝彩和掌声。该剧连演至 3 月 27 日，首轮五场演出在一片好评声中圆满落幕。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宁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重大理念。在迎接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民盟长宁沪剧团支部精心创排《同舟》，讲述一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日常工作，在修法立法过程中通过充分听取民意、深入调查，以民主协调的方式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

民盟长宁沪剧团支部在市人大代表、民盟长宁区委原委员、著名沪剧表



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沪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甦萍的带领下，紧紧抓住原创性、时代性、韵味性，培养出以王斌、张燕雯等为代表中青年盟员成为剧团骨干，担纲主演，参与剧本创作，先后创演了《废墟上的爱》《圆梦曲》《苏娘》《小巷总理》《赵一曼》《上海屋檐下》《风雨江城》等优秀剧目，广受好评。

此次创排《同舟》紧紧围绕如何深入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大理

念，充分挖掘“国家级非遗”沪剧的优势与元素，并加以深度融合，打造出了一台“明丽温馨，好听好看”的舞台新作，折射基层社会治理的理性启迪，并以沪剧形式还原生活画卷，在戏曲之美中展现社会新貌。剧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引发了角色间的冲突和思考。而观众通过这些情节不仅看到了推进民主进程中的困难和挑战，也体会到了民主的重要性和时代的脉搏。

陈甦萍表示，《同舟》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以小故事展开大视角，展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从学习“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到听取民意，长宁区不断探索，《同舟》紧扣这一主题，在舞台上生动呈现市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情景。在她看来，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首先要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凸显故事的典型意义，同时要做到好听好看，让观众在高品质的艺术享受中获得更多启迪。“在整个排练的过程中，我常常为艺术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感动。”陈甦萍说。

民盟长宁沪剧团支部主委、沪剧演员王斌在剧中饰演基层立法联系点干部江海洋。让他最为难忘的就是陈甦萍等艺术家帮助他逐字逐句打磨表演、唱腔。“比如拆墙的那场戏，刚开始，我卯足全力去唱，但陈团长指点我，要由轻到重铺开情绪，循序渐进，带领观众一起达到情感爆发点。演完之后，看了观众的反应，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民盟长宁区委主委潘瑾带领班子成员及骨干盟员一同观看了《同舟》，将此作为主题教育的一项学习内容。通过观演，盟员们更加深刻地学习和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长宁民盟供稿）

往事随风

三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我从京华南归，在蒸笼一般的绿皮火车车厢里，百无聊赖中与一位邻座中年男子搭讪。他是北京人，京腔京韵，穿着非常朴实，估摸是中下层职员阶级。在得知我从事文艺工作以后，他马上说《咱们村里的年轻人》中扮演孔淑贞的演员金迪是他的亲戚，并说大导演郑君里也是他的远亲。

“郑君里？他的《枯木逢春》，是我喜欢的电影。”我脱口而出。

他见我如此，便详细地讲述了郑君里的家庭情况，妻子黄晨，儿子郑大里和他的婚姻，还有郑君里的冤死。一路倾谈，夏风相伴，绿野飞驰，过了黄河和长江，直至终点站杭州。

我的脑海中，不时飘过《枯木逢春》的银幕画面，与他讲述的郑君里叠影。如同露天电影的“反看”，他的故事以另外一个角度深化了对于《枯木逢春》及其郑君里的认知，《枯木逢春》更赋意味，也更为欢喜了。

记不清是电影院还是露天操场观看《枯木逢春》，便成为迷弟了。

该片的江南场景，“山、水、田”以及回廊、方窗、月亮门和花坛，四季变化，却是各有风情。这是多么熟悉的江南诗意，作为江南小镇成长的少年，在情感上现实与影片已然融合，深深的陶醉、醇醇的迷恋，尤其是冬哥领着重逢的苦妹子穿越杨柳依依的长堤牵回家去，稻浪似金，渔船如织，是一幅多美的“十八相送”图景。

影片所呈现出来的民族意象，犹如古典名画、传统戏曲，颇是撩人心扉。开头的逃荒场景，在江南评弹的哀怨曲调之中，暮色荒烟，枯木朽柳，残垣断壁，芦

江南少年爱《枯木逢春》

□ 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电影学院院长 厉震林

花凄颤，死水瘴气，颇似长卷的民族绘画神韵，令人无限迷恋。

女主人公苦妹子的扮演者尤嘉，甜美安然，温润如玉，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也是江南少年的标准偶像。当时，还遍寻尤嘉的生平资料，知她是体育学院出身，

还演有《蚕花姑娘》等影片，只是后来淡出银幕了。但是，她已是永远停栖在江南少年的梦中。

若干年以后，与郑大里相识，他的女儿郑榴榴求学上戏，也成为了我的学生。一次，和大里闲聊令尊作品，我说你爸影

片，我最喜欢的是《枯木逢春》，好有民族韵味。大里回答我，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我心里一楞，哈哈，美好如斯，是人所共爱啊。只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打听那个列车上的北京邻座，是其何门亲戚。

（作者系民盟上海戏剧学院委员会主委）



篆刻作品：
道法自然 本色示人

作者简介

费名瑶，浙江定海人，自幼喜爱金石书画，后专攻篆刻，为上海文史馆、后专攻篆刻，画院顾问、西泠印社社员，现书实力派篆刻家，以“道法自然，本色示人”为创作理念和座右铭。

追忆逝者

忆恩师陈大康先生

□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行政部主任 黄 晨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中国小说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陈大康先生于 2024 年 3 月 7 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他是深受师生爱戴的“大先生”，用量化方法研究《红楼梦》《金瓶梅》等小说，在学界广受关注。他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主委等职，对学校盟委的工作尽心尽力，发展了陈群（现民盟中央副主席、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主委）、黄晨（现民盟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常务副主委）、陈毅华（现民盟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秘书长）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加入民盟。黄晨曾长期在陈大康先生的指导下开展盟务工作，让我们通过地撰写的纪念文章，一同缅怀陈大康先生。

陈大康先生是我的人生导师。1994 年初，我有幸加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大家庭。作为一个刚步入职场的新人，有幸和一群学术大师一同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先生。他是中文系首届基地班的导师，我经常与他讨论如何安排基地班的课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前期导师，先生受到喜爱古典文学和明清小说的学生们的追捧。每当被问及如何安排最佳上课时间时，他总是说

“随便你们”，或者“还是上午的第一、二节课”，因为上完课后他可以继续进行其他事务和科研工作，这样的时间利用率很高。对于我这样的教学秘书来说，有人自愿早上上的第一、二节课对我们的工作是很大的支持。我对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后来先生被任命为古籍所所长，但仍然在中文系指导古代文学博士生。他和我们办公室的研究生秘书交流，一起讨论学生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先生看到我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喜欢在闲暇时间看看小说，并对一些小说和影视剧谈点看法，渐渐对我有了一些初步的印象，也有了相互了解。

1995 年 3 月，先生问我不愿意见加入民盟。因为家中有民盟盟员，经常收到市里寄来的《上海盟讯》，我也认真读过报上的一些消息和“大块头”文章，对民盟组织的基本情况有一定的了解，非常感谢先生的邀请。特别是看到先生作为当时校盟委会副主委，陪同当时的主委何声武先生在暑假“三伏”走访老盟员的情景，我觉得加入民盟一定是此生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于是，在先生和张德林先生的介绍下，1995 年 8 月，我加入了民盟，终于成了“有组织的

人”。

加入民盟后，从图书馆调入中文系的陈毅华同志和我一起接受先生的亲自“带教”。从平时的盟务工作会到年终的总结会，先生总是以他平静的口吻极其耐心地指导我们。现在想想，那真是我们的荣幸。

由于当时盟组织基层活动经费较少，好不容易经先生“化缘”而来的经费必须花在“刀刃”上。有一年年底，因为我和陈毅华都不会骑黄鱼车，先生亲自“掌舵”，从离校数公里之外的大卖场买来奖励优秀盟员的奖品。寒风中，先生骑着载满物品的车，我们负责推车，进入校园后，他埋头一路骑车，头上满是汗珠。

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只有干出名堂，才会有应有的“地位”。他经常和我谈起他读书、工作中的一些事情，要我们别计较一些琐事，别拘泥于目前所得到的“光环”“荣誉”，要为组织发展的长远考虑。他带领我和其他盟员一直都在为学校的盟务工作想办法，把愿意做盟务的盟员“推出去、提起来”。在担任校盟委会副主委和主委期间，他和领导班子一起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让华东师范大学盟委会在那段时间里成为上海高校盟务工作的一面旗帜。他却从未为自己要过

任何荣誉，而是默默地托起我们这些后辈。

先生结合自己的专业领域，充分利用自己担任系、所的行政职务，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在专业学科发展、高校师资、科研经费等方面撰写了高质量的社情民意，多项建言得到国家相关部门、市级领导的批示，为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几年的锻炼，先生把一些重要盟务材料转给了我，希望我能为民盟工作继续出力。被老主委委以重任，我是忐忑不安的，唯恐辜负先生的期望。先生时时鼓励我只要用心去做，不怕做不成事情。后来在盟务工作中，一旦有了疑惑，我就会请教先生，只要把问题阐述清楚，他总能给出很好的建议。在先生手把手教导和细心培养下，我由一名普通盟员，成长为校盟委会的秘书长、副主委和现在的常务副主委。

先生平易近人，但一旦发现问题，也会找适当的场合批评指正。有一次，我和协助工作的同志因为一件小事而较真起来，先生当时看在眼里，事后把我拉到一处人少的地方，指出我过分较真的行为，让我再一次对先生肃然起敬。此后我每次向他汇报工作，

苏州人会过日子，从住的宅子就能看出来。《浮生六记》中，沈三白和芸娘成婚前，有一晚，沈三白将亲朋送到城外，回来已是更深半夜，腹饥索饷，婢女拿来枣脯，他嫌甜不想吃。此时，芸娘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袖，示意去她房间。沈三白跟进去一看，只见芸娘早已为他备下了清粥小菜。看来芸娘的卧室面积挺大，能够张罗摆下一桌粥菜。作为从小在逼仄“鸽子笼”长大的上海人，我没为芸娘款款深情所感动，先注意到了卧室面积。

后面，芸娘的堂兄玉衡招呼她出来，她说已经睡了，堂哥不信，硬是从门里挤进来，看见沈三白在吃粥，取笑说：“我问你要粥吃，你说粥吃光了，原来藏着招待你的夫婿啊。”堂兄，芸娘和沈三白，若是婢女也在场，这间卧室把床和各种家具去掉，起码能阔阔落落站下四个人，这个住房面积，真是令人羡慕嫉妒恨。

而且，芸娘家境并不富裕，书里说了，芸娘四岁时候父亲去世，家里“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稍微长大点，她就要做女工针线活，一家“三口仰其十指供给”。看来清朝房价真是不高。

芸娘娘家房子，如今找不到了，但沈三白和她的住所，有迹可循。新婚后两人先住在沧浪亭，沧浪亭如今已是沧海桑田了，而后沈三白的弟弟结婚，沈和芸娘搬到了仓米巷，这个住所如今依旧在。他在书里写这个地方：“院窄墙高，一无可取”。联系到沈三白中年后家道中落，四处问亲友借钱，我不由猜想他这个居所，该是间穷巷陋室吧。去了一次之后发现：错了！真不是这么回事。

沈三白这间宅子，现今从大石头巷进去，叫“吴宅”，1940 年，由沈家后人沈延令卖给了沪商吴南浦，宅子也改姓吴。宅子前门北向在大石头巷，后门南向通仓米巷，三路五进，占地 3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590 平方米。如此面积，可不是沈三白所说的“一无可取”。

几年前，我去时，大石头巷一派破旧，唯黛瓦粉墙的矮房，依旧是江南面貌。进入吴宅，还是能分辨出宅子的主体格局，苏州老式民居，结构工整的，多是中间一路一进一进层次清晰。吴宅也是，中路有轿厅、大厅、楼厅等。大门不设门厅，而是在石库门后建造了南向半亭，东西边设廊，折南可达轿厅，非常别致。

沈三白在书中写宅中原有“树德堂”“宾香阁”“一枝香轩”“鹤胫轩”“荷花厅”等，已没法从眼前的旧宅中找出端倪一一对应。历史变迁，外来居民迁入巷内各宅，搭棚改户，昔日建筑如同森林中的一棵老树，为寄生植物藤蔓缠攀，早就分不清哪些是旧枝，哪些又是新芽。

倒是宅内大厅和楼厅前各有一座乾隆年间的砖雕门楼，特别醒目，吴宅也因这两座砖雕门楼，在 2006 年被录为江苏省文保单位。

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写道：“……（苏州大宅）大厅中必有门楼，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玲珑剔透。”苏州原先有两座半砖雕门楼最为壮观而精致：一座在山塘街浦家墙门，一座在砂皮巷，还有半座在东美巷，如今都已灰飞烟灭了。而眼前吴宅这两座砖雕门楼，保存得依旧完整，能看出当时气派。尤其是“四时读书乐”砖雕门楼最为精美。

住在吴宅里是怎样一种感受呢？如今，吴宅已是民居，类似“七十二家房客”，每一进都有不同的住户。想要感受昔日沈氏夫妻的生活，恐怕有些难。不过我有几次在苏州老宅子赴宴雅集或住宿的经验，可以拿来类比想象一下。

一次是跟着苏州当地朋友去吃饭，沿着苏州江路忽而一转，进入了一栋民宅，夜色中也瞧不见宅中景观，就跟着曲折走进一间房，摆着张巨大的圆桌，我们也就四五人，稀疏地坐开来。忽然就觉得一股寒意渗了来，当时是冬天，房子外院中烧着火盆，可还是冷。老宅子的地面都是巨大青砖铺地，感觉就像踩在小龙女的寒玉床上，阴冷顺着脚一溜蔓延全身。

据朋友介绍说，这座宅子相当著名，原是苏州豪门潘家的宅子，清乾隆年间建造，被誉为“江南第一豪宅”。“礼耕堂”本是一块牌匾，浓缩了潘家祖训“诗礼继世，耕读传家”，后宅子也干脆称为“礼耕堂”。关于这座豪宅，轶闻也不少。“你们知道这宅子为什么那么冷吗？因为潘家男性都活不长，宅子里留下的都是寡妇，阴气重。”

听了不禁乍舌，难怪这么冷。回去后一查资料，原来不是这么回事。苏州潘姓望族有两家，一名“贵潘”，由清高官潘世恩、潘祖荫为代表，诗礼传家；另一“富潘”，清代潘颖昌为代表，商贾世家。“礼耕堂”是“富潘”的宅子，而所谓“子嗣难继”是“贵潘”，“贵潘”很轰动的一件事，是把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中的另两件国宝大盂鼎、大克鼎捐给国家。因为收藏青铜器，而家中子侄接连未成年就夭折，坊间皆传说，潘家血脉难继，是因为家藏的青铜器太多，青铜器多是陪葬品，阴气太重。此潘非彼潘，传闻毕竟是传闻。照在我看来，苏州老宅子在冬天都挺冷的。

还有一次冬夜在苏州，也是老宅子，住的是一家设计酒店，前身是清末士绅、吴江商会首任会长庞元润的旧宅。整个酒店似乎就四五间客房，非常安静。我住在最后一进里，房间非常大，被区隔出“卧室”和“客厅”，符合现代人生活的习惯。这回且不冷了，房间铺了地暖，寒意一扫而空。

最妙的是那院子，也就方寸之地，却一下缩短了人与自然间的距离。如今都市中人们的居住空间，是仿造西方而逐渐形成的，人的居室是私人空间，属于日常生活的部分，而住宅外部，是公共空间。工作、运动，社交等等，都发生在外部，相应的，自然的部分也被划分在了外部。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日常居家生活，和自然断绝了关系，最多也就用点绿植点缀一下环境。因此，才有建筑师提出了“城市山水”之类的观念，简而言之，就是在现代建筑中增加自然的空间，重构日常生活与自然的联系。

但这不是一个新概念，事实上古人本就这么生活，就像这座苏州同里老宅，一方小小的院子，让自然融入生活中，晚餐后，我可以在院子中看看清风明月朗朗星空。晨起后，我可以在院子中溜鸟打拳。同样是院落，放在现代都市酒店里，多数就成了公共空间，充满了喧闹和嘈杂；而在苏州老宅里，因老宅的格局之妙，就变成私人独享的区域。这不是设计师的功劳，完全就是古人懂生活。

于是，我似乎明白了沈三白为何吐槽“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原来是，“院窄墙高”阻隔了自然，框住了向往自然的心扉。难怪他和芸娘好好的房子不住，偏偏看中了隔壁老妇家。其实就是一小片竹篱菜圃，边上是张士诚王府破败的废基，没什么奇特，反而一派荒野之气。可沈氏夫妻硬是把人家老妇房间分割了一半租了下来，抱着被褥搬进去住。

那段生活，真是神仙眷侣，芸娘赞叹：“布衣饭菜，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意思是“这样的日子，就算布衣粗食，也可以开心一辈子，都不用出门旅游了！”字里行间令人艳羡：七月里，白天垂钓于柳阴深处，日落时，则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为乐。待夜色渐浓，月亮倒映池中，虫声四起，则设竹榻于篱下，老妇人报告酒温饭熟，两夫妻就佐着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洗完澡后，穿凉鞋执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人讲故事。到了九月，遍地菊花开，于是买了螃蟹吃，持蟹对菊，又是另一番意趣。那寒冷的冬天呢？若是要我回答，我觉得，有地暖就行。

（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总支部盟员）

从不违背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先生都会毫不留情地给我指出不足，并给出整改的意见。

今年 3 月，新学期第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他办公室，与他预约见面的时间。如往常一样，他欢迎我去。76 岁的先生，仍然神采飞扬。先生在听取盟委会近期工作情况后，语重心长地说：“要多多发掘盟内的好苗子，分担一些你们的工作。”

当我把今年的工作设想告诉他时，他连连点头，并嘱咐说，想着工作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他说自己现在每天都很规律，上午 3 小时是专门的写作时间，下午和晚上是看材料为第二天写作做准备，同时也要接小外甥，趁机活动活动，让脑子休息休息。

先生思路敏捷、谈笑风生，只是有一点牙痛困扰，我说还是要早点去看牙医，方便咀嚼。离开办公室时，我对先生说，过些时候再来汇报盟的工作。

可就是那一次见面，成了永别。难忘恩师，愿先生在天堂平静、安详。

在本文发表之际，收到好消息：民盟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在民盟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荣获表彰，并被授予盟中央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这无疑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极大鼓舞和肯定。我想，大康先生在天国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和安心。

（作者系民盟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常务副主委）

责任编辑 黄嘉乐 xcb@shminmeng.com